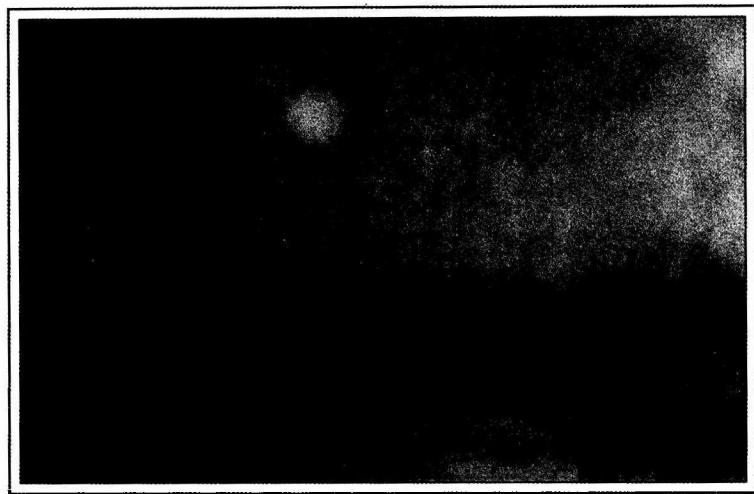


纪望平 绘

毋忘草

梁遇春◎著



纪望平 绘

毋忘草

梁遇春◎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毋忘草 / 梁遇春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11
ISBN 978-7-5463-1125-8

I. ①毋… II. ①梁…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1338号

书 名：毋忘草
著 者：梁遇春
责任编辑：韩笑
封面设计：点石堂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0
版 次：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3-1125-8
定 价：2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庄生蝴蝶

寄给一个失恋的人的信（一）	/2
寄给一个失恋人的信（二）	/7
人死观	/11
谈“流浪汉”	/17
“春朝”一刻值千金	/31
天真与经验	/36
途中	/41
破晓	/48
她走了	/52
苦笑	/55
坟	/58
救火夫	/60
猫狗	/67
黑暗	/70
毋忘草	/75
一个“心力克”的微笑	/78
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	/81

第二章 醉中梦话 /85

讲演	/86
醉中梦话（一）	/90

醉中梦话（二）	/96
“还我头来”及其他	/107
查理斯·兰姆评传	/113
文学与人生	/127
文艺杂话	/136
论智识贩卖所的伙计	/139
观火	/144
这么一回事	/148
吻火	/151
利顿·斯特雷奇	/153
春雨	/169
第二度的青春	/172
又是一年春草绿	/175

第三章 撞击的声音 /179

《再论五位当代的诗人》	/180
《金室诗集》	/183
《斯宾罗沙的往来书札》	/185
《东方诗选》	/187
《人生艺术》	/190
《变态心理学大纲》	/192
《亚俪司·美纳尔传》	/194
《俄国短篇小说杰作集》	/197
《奥布伦摩夫》	/199
《蒙旦的旅行日记》	/202
《从孔子到门肯》	/204
《雪莱、威志威士及其他》	/206
高鲁斯密斯的二百周年纪念	/208
新传记文学谈	/211
新发现的拿破仑的小说	/214



约翰·高尔斯华绥 /216

吉辛 /218

巴比利恩 /220

康拉德 /222

亚密厄尔的飞莱茵 /224

第四章 迟来的西风 /229

毕克司达夫先生访友记 /230

黑衣人 /235

读书杂感 /239

青年之不朽感 /249

玫瑰树 /257

采集海草之人 /260

伉俪幸福 /264

恶作剧 /268

悲哀 /272

快乐多半是靠着性质 /276

一个单身汉对已 /280

婚者行为的怨言 /280

她最后的一块银币 /287

一个旅伴 /290

追趕自己的帽子 /294

事实与小说 /298

秋 /301

追蝴蝶 /304

跳舞的精神 /307

第一章

庄生蝴蝶



寄
给
一
个
失
恋
的
人
的
信
(二)

秋心：

在我这种懒散心情之下，居然呵开冻砚，拿起那已经有一星期没有动的笔，来写这封长信；无非是因为你是要半年才有封信。现在信来了，我若使又迟延好久才复，或者一搁起来就忘记去了；将来恐怕真成个音信渺茫，生死莫知了。

来信你告诉我你起先对她怎样钟情想由同她互爱中得点人生的慰藉，她本来是何等的温柔，后来又如何变成铁石心人，同你现在衰颓的生活，悲观的态度。整整写了二十张十二行的信纸，我看了非常高兴。我知道你绝对不会想因为我自己没有爱人，所以看别人丢了爱人，就现出卑鄙的笑容来。若使你对我能够有这样的见解，你就不写这封悱恻动人的长信给我了。我真有可以高兴的理由。在这万分寂寞一个人坐在炉边的时候，几千里外来了一封八年前老朋友的信，痛快地暴露他心中最深一层的秘密，推心置腹般娓娓细谈他失败的情史，使我觉得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这样爱我，信我，来向我找些同情同热泪，真好像一片洁白耀目的光线，射进我这精神上之牢狱。最叫我满意是由你这信我知道现在的秋心还是八年前的秋心。八年的时光，流水行云般过去了。现在我们虽然还是少年，然而最好的青春已过去一大半了。所以我总是爱想到从



前的事情。八年前我们一块游玩的情境，自然直率的谈话是常浮现在我梦境中间，尤其在讲堂上睁开眼睛所做的梦的中间。你现在写信来哭诉你的怨情简直同八年前你含着一泡眼泪，咽着声音讲给我听你父亲怎样骂你的神气一样。但是我那时能够用手巾来擦干你的眼泪，现在呢？我只好仗我这枝秃笔来替那陪你呜咽，抚你肩膀低声的安慰。秋心，我们虽然八年没有见一面，半年一通讯，你小孩时候雪白的脸，桃红的颊同你眉目间那一股英武的气概却长存在我记忆里头，我们天天在校园踏着桃花瓣的散步，树荫底下石阶上面坐着唧唧哝哝的谈天，回想起来真是亚当没有吃果前乐园的生活。当我读关于美少年的文学，我就记起我八年前的游伴。无论是述Narcissus^[1]的故事，Shakespeare^[2]百余首的十四行诗，Gray^[3]给Bonstetten^[4]的信，Keats^[5]的Endymion^[6]，Wilde^[7]的Dorian Gray^[8]都引起我无限的愁思而怀念着久不写信给我的秋心。十年前的我也不像现在这么无精打采的形象，那时我性情也温和得多，面上也充满有青春的光彩，你还记着我们那一回修学旅行吧？因为我是生长在城市，不会爬山，你是无时不在我旁边，拉着我的手走上那崎岖光滑的山路。你一面走一面又讲好多故事，来打散我恐惧的心情。我那一回出疹子，你瞒着你的家人，到我家里，瞧个机会不给我家人看见跑到我床边来。你喘气也喘不过来似讲的：“好容易同你谈几句话！我来了五趟，不是给你祖母拦住，就是被你父亲拉着，说一大阵什么染后会变麻子……”这件事我想一定是深印在你心中。忆起你那时的

[1] 今译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为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被神惩罚致死。

[2]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著名大戏剧家。

[3] 格雷（1716—1771），英国著名诗人。

[4] 邦施泰滕（1745—1832），瑞士作家。

[5] 济慈（1795—1821），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6] 恩底弥翁，希腊神话中的年轻牧人，因长相俊俊为月亮女神所爱。根据这则神话，济慈于1817年写了一首以这个牧人名字为题目的长诗。

[7] 王尔德（1854—1900），英国著名作家。

[8] 道林·格雷，王尔德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主人公的名字。



殷勤情谊更觉得现在我天天碰着的人的冷酷，也更使我留恋那已经不可再得的春风里的生活。提起往事，徒然加你的惆怅，还是谈别的吧。

来信中很含着“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意思。这差不多是失恋人的口号，也是失恋人心中最苦痛的观念。我很反对这种论调，我反对，并不是因为我想打破你的烦恼同愁怨。一个人的情调应当任它自然地发展，旁人更不当来用话去压制它的生长，使他堕到一种莫明其妙的烦闷网子里去。真真同情于朋友忧愁的人，绝不会残忍地去扑灭他朋友怀在心中的幽情。他一定是用他的情感的共鸣使他朋友得点真同情的好处，我总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句话对“过去”未免太藐视了。我是个恋着“过去”的骸骨同化石的人，我深切感到“过去”在人生的意义，尽管你讲什么“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同Let bygones be bygones^[1]；“从前”是不会死的。就算形质上看不见，它的精神却还是一样地存在。“过去”也不至于烟消火灭般过去了；它总留了深刻的足迹。理想主义者看宇宙一切过程都是向一个目的走去的，换句话就是世界上物事都是发展一个基本的意义的。他们把“过去”包在“现在”中间一齐往“将来”的路上走，所以Emerson^[2]讲“只要我们能够得到‘现在’，把‘过去’拿去给狗子罢了。”这可算是诗人的幻觉。这么漂亮的肥皂泡子不是人人都会吹的。我们老爱一部一部地观察人生，好像舍不得这样猪八戒吃人参果般用一个大抽象概念解释过去。所以我相信要深深地领略人生的味的人们，非把“过去”当做有它独立的价值不可，千万不要只看做“现在”的工具。由我们生来不带乐观性的人看来，“将来”总未免太渺茫了，“现在”不过一刹那，好像一个没有存在的东西似的，所以只有“过去”是这不断时间之流中站得住的岩石。我们只好紧紧抱着它，才免得受漂流无依的苦痛，“过去”是个美术化的东西，因为它同我们隔远看不见了，它另外有一

[1] 可译为既往不咎。

[2] 爱默生（1803—1882），著名哲学家、散文家、诗人。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种缥缈不实之美。好像一块风景近看瞧不出好来，到远处一望，就成个美不胜收的好景了。为的是已经物质上不存在，只在我们心境中憧憬着，所以“过去”又带了神秘的色彩。对于我们含有Melancholy^[1]性质的人们，“过去”更是个无价之宝。Hawthorne^[2]在他《古屋之苔》书中说：“我对我往事的记忆，一个也不能丢了。就是错误同烦恼，我也爱把它们记着。一切的回忆同样地都是我精神的食料。现在把它们都忘丢，就是同我没有活在世间过一样。”不过“过去”是很容易被人忽略去的。而一般失恋人的苦恼都是由忘记“过去”，太重“现在”的结果。实在讲起来失恋人所失去的只是一小部分现在的爱情。他们从前已经过去的爱情是存在“时间”的宝库中，绝对不会丢失的。在这短促的人生，我们最大的需求同目的是爱，过去的爱同现在的爱是一样重要的。因为现在的爱丢了就把从前之爱看得一个大也不值，这就有点近视眼了。只要从前你们曾经真挚地互爱过，这个记忆已很值得好好保存起来，作这千灾百难人生的慰藉，所以我意思是，“今日”是“今日”，“当初”依然是“当初”，不要因为有了今日这结果，把“当初”一切看做都是镜花水月白费了心思的。爱人的目的是爱情，为了目前小波浪忽然舍得将几年来两人辛辛苦苦织好的爱情之网用剪子铰得粉碎，这未免是不知道怎样去多领略点人生之味的人们的态度了。秋心我劝你将这网子仔细保护着，当你感到寂寞或孤惓的时候，把这网子慢慢张开在你心眼的前面，深深地去享受它的美丽，好像吃过青果后回甘一般，那也不枉你们从前的一场要好了。

照你信的口气，好像你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秋心你只知道情人的失恋是可悲哀，你还不晓得夫妇中间失恋的痛苦。你现在失恋的情况总还带三分romantic^[3]的色彩，她虽然是不爱你了，但是能够这样忽然间由

[1] 可译为忧郁症。

[2] 霍桑（1804—1864），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红字》。他是欧美象征小说传统的开创者。

[3] 可译为浪漫。

情人一变变做陌路之人，倒是件痛快的事——其痛快不下给一个运刀如飞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杀下头一样。最苦的是那一种结婚后二人爱情渐渐不知不觉间淡下去。心中总是感到从前的梦的有点不能实现，而一方面对“爱情”也有些麻木不仁起来。这种肺病的失恋是等于受凌迟刑。挨这种苦的人，精神天天痿痹下去，生活力也一层一层沉到零的地位。这种精神的死亡才是天地间唯一的惨剧。也就因为这种惨剧旁人看不出来，有时连自己都不大明白，所以比别的要惨苦得多。你现在虽然失恋但是你还有一肚子的怨望，还想用很多力写长信去告诉你的唯一老朋友，可见你精神仍是活泼泼跳动着。对于人生还觉得有趣味——不管詈骂运命，或是赞美人生——总不算个不幸的人。秋心你想我这话有点道理吗？^[1]

秋心，你同我谈失恋，真是“流泪眼逢流泪眼”了。我也是个失恋的人，不过我是对我自己的失恋，不是对于在我外面的她的失恋。我这失恋既然是对于自己，所以不显明，旁人也不知道。因此也是最难过的苦痛。无声的呜咽比嚎啕总是更悲哀得多了。我想你现在总是白天魂不守舍地胡思乱想，晚上睁着眼睛看黑暗在那里怔怔发呆，这么下去一定会变成神经衰弱的病。我近来无聊得很，专爱想些不相干的事。我打算以后将我所想的报告给你，你无事时把我所想出的无聊思想拿来想一番，这样总比你现在毫无头绪的乱想，少费心力点吧。有空时也希望你想到哪里笔到哪里般常写信给我。两个伶仃孤苦的人何妨互相给点安慰呢！^[2]

[1] 作者在将这篇文章收入《春醪集》时，此处删减了以下文字：“俗语曾有‘一、猪，二、婿，三、子，四、夫’一句话，可见在多数妇人中间，丈夫是在第四重要地位。你试想一日爱榜高张你忽然看见地位落在三名以外，你会生何感想？”

[2] 此处，作者在将文章收入《春醪集》时，删减了以下文字：“还有好多的话，因为已经打了十二个呵欠，只好‘下科再来’吧。”



寄
給
一
個
失
戀
人
的
信

秋心：

在我心境万分沉闷的时候，接到你由艳阳的南方来的信，虽然只是潦草几行，所说的又是凄凉酸楚的话，然而我眉开眼笑起来了。我不是因为有个烦恼伴侣，所以高兴。真真尝过愁绪的人，是不愿意他的朋友也挨这刺心的苦痛。哪个躺在床上呻吟的病人，会愿意他的家人来同病相怜呢？何况每人有各自的情绪，天下绝找不出同样烦闷的人们。可是你的信，使我回忆到我们的过去生活；从前那种天真活泼充满生机的日子却从时光宝库里发出灿烂的阳光，我这彷徨怅惘的胸怀也反照得生气勃勃了。

你信里很有流水年华，春花秋谢的感想。这是人们普遍都感到的。我还记得去年读Arnold Bennett^[1]的*The Old Wives' Tale*^[2]最后几页的情形。那是在个静悄悄的冬夜，电灯早已暗了，烛光闪着照那已熄的火炉。书中是说一个老妇人在她丈夫死去那夜的悲哀。“最感动她心的是他曾经年轻过，渐渐的老了，现在是死了。他一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1] 本涅特，英国著名作家。

[2] 《老妇人的故事》，是本涅特较有代表性的小说之一。

青春同壮年总是这么结局。什么事情都是这么结局。” Bennett到底是写实派第一流人物，简简单单几句话把老寡妇的心事写得使我们不能不相信。我当时看完了那末章，觉有个说不出的失望，痴痴的坐着默想，除了渺茫，惨淡，单调，无味，……几个零碎感想外，又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以后有时把这些话来咀嚼一下，又生出赞美这青春同逝水一般流去了的想头。假使世上真有驻颜的术，不老的丹，Oscar Wilde的Dorian Gray的梦真能实现，每人都有无穷的青春，那时我们的苦痛比现在恐怕会好得多些，另外有“青春的悲哀”了。本来青春的美就在它那种蜻蜓点水燕子拍绿波的同我们一接近就跑去这一点。看着青春的易逝，才觉得青春的可贵，因此也更想能够在这一去不返的瞬间里得到无穷的快乐。所以在青春时节我们特别有生气，一颗心仿佛是清早的园花，张大了瓣吸收朝露。青春的美大部分就存在着这种努力享乐惟恐不及生命力的跳跃。若使每人前面全现一条不尽的花草缤纷的青春的路，大家都知道青春是常住的，没有误了青春的可怕，谁天天也懒洋洋起来了。青春给我们一抓到，它的美就失去了，同肥皂泡子相像，只好让它在空中飞翱，将青天红楼全缩映在圆球外面，可是我们的手一碰，立刻变为乌有了。

就是对这呆板不变的青春，我们仍然能够有些赞赏，不断单调的享乐也会把人弄烦腻了，天下没整天吃糖口胃不觉难受的人了。而且把青春变成家常事故，它的浪漫飘渺的美丽也全不见了。本来人活着精神物质方面非动不可，所以在对将来抱着无限希望同捶心跳脚追悔往事，或者回忆从前黄金时代这两个心境里，生命力是不停地奔驰，生活也觉得丰富，而使精神停住来享受现在是不啻叫血管不流一般地自杀政策，将生命的花弄枯萎了。不同外河相通的小池终免不了变成秽水，不同别人生同情的心总是枯涸无聊。没有得到爱的少年对爱情是赞美的，做黄金好梦的恋人是充满了欣欢，失恋人同结婚不得意的人在极端失望里爆发出一线对爱情依依不舍的爱恋，和凤凰烧死后又振翼复活再度幼年的时光一样。只有结婚后觉得满意的人是最苦痛的，他们达到日日企望的地方，却只觉空虚渐渐的涨大，说不出所以然来，也想不来一个比他们



现状再好的境界，对人生自然生淡了，一切的力气免不了麻痹下去。人生最怕的是得意，使人精神废弛，一切灰心的事情无过于不散的筵席。你还记得前年暑假我们一块划船谈Wordsworth^[1]诗的快乐吧？那时候你不是极赞美他那首*Yarrow Unvisited*^[2]说我们应当不要走到尽头，高声地唱：

Twill soothe us in our sorrow
That earth has something yet to show,
The bonny holms of Yarrow! ^[3]

青春之所以可爱也就在它给少年以希望，赠老年以惆怅。（安慰人的能力同希望差不多，比心满意足，登高山洒几滴亚历山大的泪的空虚是好万万倍了。）好多人埋怨青春骗了我们，先允许我们一个乐园，后来毫不践言只送些眼泪同长叹。然而这正是青春的好处，它这样子供给我们活气，不至于陷于颇偿了的无为。希望的妙处全包含在它始终是希望这样事里面，若使每个希望都化做铁硬的事实，那样什么趣味一笔勾消了的世界还有谁愿意住吗？所以年轻人可以唱恋爱的歌，失恋人同死了爱人的人也做得出很好失望（希望的又一变相，骨子里差不多的东西）同悼亡的诗，只有那在所谓甜蜜家庭两人互相妥协着的人们心灵是化作灰烬。Keats^[4]在情诗中歌颂死同日本人无缘无故地相约情死全是很清楚此中奥妙后的表现。他们只怕青春的长留着，所以用死来划断这青春黄金的线。这般情感锐敏的人若生在青春常住的世界，他们的受难真不是言语所能说。这些话不是我有意要慰解你才说的，这的确我自己这么相信。春花秋谢，谁看着免不了嗟叹。然而假设花老是这么娇红欲

[1] 华兹华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2] 《被遗忘的蓍草》，作者华兹华斯。

[3] 可译为：“大地抚慰我们的哀伤，除了向人们展示美丽的冬青和蓍草，还展示了其他的一切。”

[4] 济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滴的开着，春天永久不离大地，这种雕刻似的死板板的美景更会令人悲伤。因为变更是宇宙的原则，也可算做审美中一般重要成分。并且春天既然是老滞在人间，我们也跟着失去了每年一度欢迎春来热烈的快乐。由美神经灵敏人看来，残春也别有它的好处，甚至比艳春更美，为的是里面带种衰颓的色调，互相同春景对照着，十分地显出那将死春光的欣欣生意。夕阳所以“无限好”，全靠着“近黄昏”。让警眼过去的青春长留个不灭的影子在心中，好像Pompeii^[1]废墟，劫后余烬，有人却觉得比完整建筑还好。若使青春的失去，真是件惨事，倚着拐杖的老头也不会那么笑嘻嘻地说他们的往事了。

[1] 庞贝，古罗马的港口城市，靠近今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于公元79年毁于维苏维火山的喷发。



人死观

恍惚前二三年有许多学者热烈地讨论人生观这个问题^[1]，后来忽然又都搁笔不说，大概是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吧！到底他们的判决词是怎么样，我当时也有些概念，可惜近来心中总是给一个莫明其妙不可思议的烦闷罩着，把学者们拼命争得的真理也忘记了。这么一来，我对于学者们只可面红耳热地认做不足教的蠢货；可是对于我自己也要找些安慰的话，使这彷徨无依黑云包着的空虚的心不至于再加些追悔的负担。人生观中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是人生的目的么？可是我们生下来并不是自己情愿的，或者还是万不得已的，所以小孩一落地免不了娇啼几下。既然不是出自我们自己意志要生下来的，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人生的目的呢？湘鄂的土豪劣绅给人拿去游街，他自己是毫无目的，并且他也未必想去明白游街的意义。小河是不得不流自然而然地流着，它自身却什么意义都没有，虽然它也曾带瓣落花到汪洋无边的海里，也曾带爱人的眼泪到他的爱人的眼前。勃浪宁^[2]把我们比做大匠轮上滚成的花瓶。我客厅里有一个假康熙彩的大花瓶，我对它发呆地问它的意义几百回，

[1] 1923年，中国的思想界展开了一场被后人命名为“科玄之战”的争论。由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的一篇名为《人生观》的文章引起。梁启超、胡适、吴稚晖、张东荪、林宰平、唐钺、孙伏园等人都参与了这场论争。

[2] 也译作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著名英国诗人。